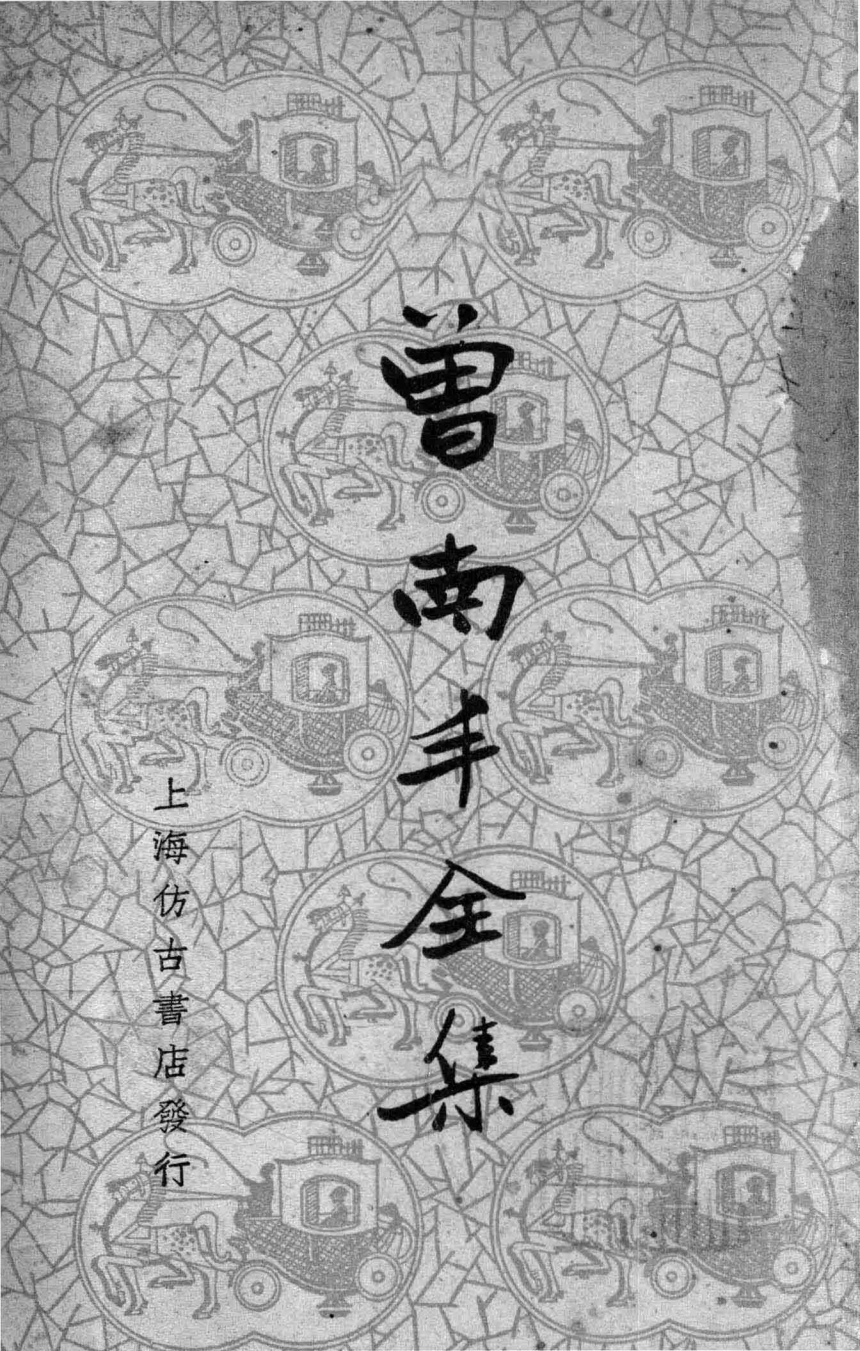


曾南丰全集



曾 南 丰 全 集

上海
仿古書店發行

序

余不佞。亦嘗誦先生之文矣。頃釋褐承乏豐土。私竊幸遡前哲徽音。獲寄仰止。入境久之。復耳三文公之蹟。爲詳蓋相國文肅公子宣。史館文昭公子開。皆先生季仲。而先生諱鞏。字子固。則世所推文定公者。先生文舊刻縣署存者。陶陰亥豕。闕者首尾決衡。余悵然欲一新諸梨。而簿書倥傯。居鮮暇日。會邑庠士曾敏才。敏道國彥敏行。國祚育秀能先。等詣余。請曰。祖南豐先生。倡道宋元祐間。爲時儒宗。所著文集若干卷。學士大夫交傳誦之。茲欲仰承雅意。摹刻佳本。藏之祖廟。以志不朽。乞賜一言之辱。弁之首簡。幸甚。余維夙昔嚮往之勤。孜孜誦法。其可以不文辭。蓋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經之羽翼。人治之元龜。自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盛者也。夫其矢口成謨。摘詞樹幟。彼曷嘗雕鏤鍛鍊。字櫛句比。規規然矜一隅。工累黍哉。辟之三垣九野。嚮夕而光章萬壑。羣川歸虛而沛艾至錯經緯而渙淪滌。天地不爲文。而不能使之不文。亦其勢然也。先生生崑體浸淫之後。洛學未興之前。識抱靈珠。神超象帝。致知誠意之說。率先啓鑰。力良偉矣。嘗試取先生書詳讀之。張皇幽渺。則天地萬彙。靡遁其情。商訂運代。則曩疇風俗。曲盡其變。條國家盈縮蓄眚。隨計蠹耗圖回之安在。規官守刑名法度。壹令錢穀獄訟之兼籌。旁至篇什賦詠。罔不溫潤春容。可絃可誦。蓋先生於義理繭絲牛毛。於學貫道與器。故文章卓絕若此。攷神宗時屬新官制。除目填委。先生下馬口占勅詞。日除數十人。各極命官法意。神宗簡注特隆。有史學見稱士類之許。踐更中外。所至有聲。卽父兄鼎貴中朝。故人舒國秉均軸。先生進止泊如也。則先生自任實貞且重。獨以文章致大名耶。故觀先生者。於道不於文。政以文論。亦自歸然諸名家中。何者。昌黎貽論於格致。柳州謬稱於罷侯。舒國新經字說之見疵。眉山縱橫習氣之未遣。唯是六一紆餘典重。先生並之。至爲人後議一出六一。且有當時未見此論之歎。蓋追憶濮議云。然則先生在諸公間。有過之無弗及也。儻所謂六經羽翼。人治元龜。直接孟氏之傳。豈虛也哉。它時文昭公裔思孔氏。爲余言厥先祖世藏先生隆平集數十卷。別無副本。未敢輕示人。豐人士卽不知先

生復有是書。雅欲手寫全編。轉之好事。以困公車未能也。則並梓以垂示來者。非茲邑一快書與。諸生祖諱忘。先生再世孫。死金將之難於越。遺子憲事聞。以恩澤補將仕郎。終南安軍守。由撫轉徙桑梓之沓溪。世建廟貌。瞰溪流數武。余道盱舟次。往往爲之低回而謁其祠焉。思孔氏業古辭賦。已卓登作者之壇。而諸庠士英奔濟濟。咸質有其文。可謂能世其家者。余故樂爲之序。并致隆平集遺之。明萬曆丁酉歲季夏月穀旦。賜進士出身。知南豐縣事。桐汭寧瑞鯉撰。

文以載道。道管於性。性定於一。六經以一爲宗。聖人以一爲極。先師之一貫。宗聖之一唯。立言經世。萬古不磨。下此諸子百家。樊言不一。鑿性畔道。不可以訓。則文實未易言也。吾豐據西江上游。人文代有。特競詞章。而性學不明。敝也久矣。南豐曾先生諱鞏者。其文章根自性學。遠追迺祖宗聖一貫忠恕。大學格致心法。以六經繹性。抱眞守一。蓋接乎參而達乎孔者也。其有關道統。豈淺鮮哉。當時讀其文者。或世數相懸。或壤地相隔。皆獵其詞而未罄其行。誇其文而未得其性。是採花而忘實者也。予生先生數百年之後。尤幸得近先生之居。其性學淵源。忠孝廉節。滿著鄉評。超於文章之表者。得稔知而縷數。先生蚤負英敏。日記數千言。而博學詳說。反約之乎一心。善養祖姑。本於純孝。以經術課子弟。使知其一。以定其性。會其道。以故諸弟以文學顯。家孫以忠義名。歷任六州。所在料理。弭盜戢奸。惠政四盜。民風鼓鬯。兩遷史館。編次實錄。斷自獨心。不以貴倨遷就。奈忠直忤時。撓於新法。相業未就。遂解組歸田。結興魯書院。與歐蘇諸君子發明一貫定性之旨。所蓋元豐類稿。隆平金石羣史。諸書總皆發自性靈。眞得孔門心法。克紹宗聖家學者乎。迄今子姓蔓延。撫建各設廟祀。而查溪後裔彬彬。人文稱盛。始信道脈所流也。先時元豐類稿。九世孫居查溪。諱文口文忠者。已經校刻。第原本存縣。久口殘缺。予方捫心感慨。脩裔孫（才行道思秀先）等。謀修先業。來屬予言。予雖不敏。嘗怪世之毀道滅性。專以定性主一之訓。私心向慕。而踵芳之志未諉也。輒起而言曰。爾諸士此舉。甚感心也。然克振箕裘者。不在浮慕其迹。要在遠契其心。誠以道爲型軌。心爲嚴師。則定性中自是法祖也。宗聖之一先生衍之。先生之一後胤當宗之。則茲集爲傳心令典。可也不爾。無以暢明性道。何以光昭祖德哉。不佞爲先生後學。愧未能盡性至道。漫以一自持。朝夕乾乾。亦以此屬爾後士云。大明萬曆丁酉歲季夏月上浣之吉。賜進士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欽差撫苗兩奉勅提督學政。知直隸太平府事。戶禮二科左右給事中。使朝鮮國。賜一品服。侍經筵官。題准纂修世宗實錄。翰林院庶吉

曾南豐全集 序

士。乾乾道人南豐里東後學見竹王璽撰。

序

予自束髮受書。長而策名登朝。海內昇平。天下乂安。讀書中秘。於今二十有餘年。凡古今文章升降之變。竊嘗觀之矣。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雖以唐貞觀致治。幾於隆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衰。昌黎韓子起布衣。麾之天下。翕然復歸於正。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以達於孟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宋之韓愈也。時予鄉曾文定公。臺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知之者。歐陽公見而獨異之。初駭其文。復壯其志。由是而予固之名動天下。嗟乎。彼文公者。豈徒以其文章哉。方其迎骨於鳳翔也。王公士庶奔走膜頤。而文公冒死極諫。撓萬乘之怒而不悔。則文公衛道之嚴。正氣所磅礴。固已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矣。其手扶雲漢。章分裳錦。豈偶然哉。歐陽公立朝。讜直不回。至其論文。則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不然。以歐公之才。豈不能爭裂綺繡。若子雲仲淹輩。誠衛道之心嚴耳。曾子固子開伯仲。皆以文名於時。而子固文尤著。其元豐類稿。言近指遠。大者衷於謨訓。而小者中於尺度。至論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及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六經。衛道之心。實與昌黎永叔相表裏。非僅以文章名後世也。後之君子。讀子固之文。而得歐陽子之志。與韓子當年砥排異端。張皇幽眇之深心。以上溯於子與氏。知言之教。則斯稿之傳。不爲無補於天下後世。乃足以明吾鄉之學障百川。而迴狂瀾。以庶幾於鄒魯之遺業也。有如是爾。同邑後學趙師聖題。

序

南豐先生之自敘文云爾。其言以一道德同風俗爲盛。由當理故無二。由不當理故二。後之評贊者。亡慮十百。其不知者。風影形似。知之者。卮言無當。蔓衍而反。蓋厥指。讀者輒病。敘南豐會氏者。孰與其自敘文甚確也。故今揭而論敘。夫會氏之文。蓋庶幾乎孔門之文章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中也。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喜怒哀樂之成章也。達達其由中出也。辭達而道達也。故通之天地萬物無二也。會氏當理故無二。以此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自七十子喪而微言絕。其可得而聞者。卑弱者溺近。諛邪者荒遠。百家舛錯。如亡羊迷珠。卽可得而聞者。猶然。况不可得而聞者乎。漢興。庶幾乎道者。得一董仲舒。論政則明教化。而重禮樂。論學則崇道誼。而詘功利。而其指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天卽天命之中。道惟達故不變也。當理無二。非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請絕勿通。非一德同俗歟。是孔門文章之支流也。由漢而宋。數百年而後。得南豐會氏。反約以闡其指。詳整以明其法。敘戰國策。言道以立本法。以適變。敘聽琴。詳五禮六樂。其用至於養才德。合天地而後已。筠州學記。則詳次大學誠正修身。而本之致知。新序之作。又深明學有統。道有歸。而斥衆說。大較以一德同俗。當理無二爲旨趣。蓋二子者之文章。可謂至正矣。夫孔子之文章。崑崙崙黃河也。董子龍門底柱也。會氏則涇渭洛汭也。皆河之支也。巨細清濁。由所經注。原無二也。是故偏全者智識醇駁者造詣。其辭指一也。未見大原之數。非文王孔子之文之評。則所謂道德禮樂教化者。皆非歟。噫。諒哉難矣。廉非敢以鄉曲後生。與知公文事。而深有慨於知之者難也。隆慶五年辛未秋八月。南豐後學邵濂謹序。

序

昔濂溪周子曰。文以載道也。不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聖賢者深於道者也。六經之文。所以載道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文焉。第以文辭爲能。而不深於道。雖奔放如遷固。高古如柳韓。沈著縱肆如歐蘇。亦不免周子藝焉之譏。尙得謂之文哉。若南豐曾先生之文。其庶幾於道者歟。先生諱鞏。字子固。魯國復聖公之裔。遠祖徙吾江右之南豐邑。先生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成誦。年十二。卽能文。日草數千言。多驚人語。甫冠遊太學。歐陽并齋一見其文。卽大奇之。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外郡居多。最後始擢中書舍人。不踰年丁內艱。以卒。所至文章政事卓卓。爲人所傳誦欣慕。惜時不能不大。而徒昌其文。先生之文。雖未始六經之襲。而未嘗不與六經合也。善乎宋潛溪評先生之文。謂如姬孔之徒。復出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此可謂知先生之深者。彼三軍朝氣。猛獸江湖煙雲譬者。尙得謂之知先生哉。先生所著文。有元豐類稿五十卷。已板行於世。屬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乃先生故邑。因求全集。正其譌漏。將鐫梓以廣其傳。乃介教諭句容王鐸。求予文以引其端於戲。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昔歐陽公作五代史。陳師錫序之。而半山誚焉。以一夔而序先生之文。其蹈師錫之誚必矣。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雖然。師錫之序五代史。固不能免半山之誚。師錫之名。亦藉是以有聞於今日。先生文在天地間。如景星如慶雲。如麒麟芝草。而天下之人。爭覩之者。唯恐或後。一夔之名。誠得藉之以有聞於後世。亦何幸歟。爲是不拒其請。而僭序之首簡。成化六年庚寅歲冬十月望日。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經筵官兼修國史。後學豫章王一夔序。

序

文章與氣運之隆替相關。信不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文運大盛。然猶至於六七十年。而後歐陽公卓然以古文振起於天下。當是時。又有如蘇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豐諸賢。相與和之。故能不變五代之陋。上追西漢。先秦之古雅也。斯豈偶然哉。南豐先生天資高。學力超詣。其所得宏博無津涯。所趨則約守而恕行之。其言之而爲文。亦雄偉奔放。不可究極。要其歸則嚴謹醇正。推其所從來。實嘗師友於歐公之門。而其所自負。則先正謂其要似劉向。不知韓愈氏爲何如。於戲。先生所際如是。所學所行如是。所從來所抱負又如是。其文足以鳴世。而並稱歐蘇王曾四大家。又豈偶然哉。洪家食時。嘗覩先生元豐類稿於邑之元氏。欲手鈔之而未暇。及期則已爲有力者所取去矣。其後宦游京師。閱館閣雖有此書目。而其帙皆留玩於他所。因又竊歎不獨其文不偶然。雖讀之亦不可偶得也。歲之四月。洪疾得告南歸。過宜興。訪友人鄒大尹孟旭。宿留累日。爲洪道其始得類稿寫本於國子司業毗陵趙公琬。謀刻之。繼又得節鎮南畿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忱。示可官本。彼此參校。刻梓成矣。試爲我序之。洪曰。嗟夫。是書之行。亦豈偶然哉。有數存焉耳。蓋唐自韓柳至宋。三百餘年。始有歐蘇王曾。出而繼之。自宋歐蘇王曾至今大明。又五百餘年矣。而我列聖誕布文命於四海。亦八十年於茲。所謂文運與氣運正當會合亨嘉之日也。得無名世者出。以繼歐蘇王曾歟。此先生之文。所以始於周趙二公。而刻成於大尹。以盛行於世。而爲世學者之楷模也。豈復有區區不得讀斯文之歎哉。洪不能序斯文。亦有不待序而行者。獨惟大尹之刻本。不爲無補於世。無功於學者。不可使其無聞也。故忘其淺陋。爲僭書此於篇端焉。大尹名旦。孟旭字也。世爲樂安故家。知碭山。宜興二縣事。所至多惠愛及民。而律己尤嚴。若大尹可謂賢也矣。時正統十二年。歲舍丁卯。夏五月辛亥。賜進士翰林修撰樂安姜洪序。

宋史本傳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錄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于多人。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于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他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穉滿。至于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總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宮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如直龍圖閣。知福州。心將樂盜廖師。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惶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賊請公行。鞏俾則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于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毫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三疏議。

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賢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于有爲。吝于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過韓公後

論曰。曾鞏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曾南豐全集目錄

卷 上

古詩

冬望

一鶚

宿尊勝院

苦雨

里社

南源莊

論交

南軒

兵間

種園

歎嗟

寄孫之翰

豪傑

侯荆

黃金

楊顏

橙子

山檻小飲

胡使

上翁嶺

雜詩四首

欲求天下友

冬暮感懷

寄舍弟

至荷湖二首

送徐竑著作知康州

詠雪

寫懷二首

茅亭閑坐

靖安幽谷亭

青雲亭閑坐

寄子進弟

喜寒

詠史二首

江湖

將之瀾江延祖子山師柔會別飲散獨宿亭遂書

懷別

詠雪

答裴煜二首

寄王介卿

上人

初夏有感

送人移知賀州

之南豐道上寄介甫

謝章伯益惠硯

送劉醫博

送陳商學士

送錢生

雪詠

送僧晚容

送叔延判官

山茶花

丁亥三月十五日

舍弟南源刈稻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送麻姑山

桃花源

丹霞洞

半山亭

顏碑

碧蓮池

流杯池

七星杉

瀑布泉

秋懷

送歐陽員外歸觀滁州舍人

一晝千萬思

送鄭秀才

答所勸灸

菊花

答石秀才月下

冬曉書懷

代書寄趙宏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

送吳秀才

和章友直城東春日

簡如晦伯益

高松

青青閭青青

洪州

詠史二首

沂河

尹師魯

發松門寄介甫

北風

過彭澤

江上懷介甫

讀五代史

庭木

發彭澤

菊花

落葉

舞鶴

降龍

湘寇

地動

邊將

多雨

秋日

山水屏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食梨

追祖

桐樹

九月九日

路中對月

聽鵲寄家人

讀書

雜詩五首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歎成詠

戲呈休文屯田

送宣州杜都官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東軒小飲呈坐中

明妃曲二首

喜二弟侍親將至

七月一日休假作

秋夜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李氏素風堂

秋聲

戲書

李節推亭子

秋夜露坐偶作

韓玉汝使歸

苦熱

過介甫

過介甫歸偶成

合巹作

送章婺州

瞿秘校新授官還南豐

送程公闢使江西

送金山寺作

答葛蘊

南湖行二首

種牡丹

西湖二月二十日

北湖

百花隄

芙蓉亭

秋懷二首

送李撰赴舉

送李韓玉汝

招隱寺

延慶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夫明叟納涼同觀建鄴

宮中畫象翰林墨跡延慶寺者劉裕故宅中

有壽丘山

送豐稷

不飲酒

初發襄陽攜家夜登峴山置酒

高陽池

遊鹿門不果

漢廣亭

聞喜亭

劉景升祠

隆中

蔡州

谷隱寺

萬山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漢陽泊舟

鄭口

促促爲物役

鴻雁

喜晴

酬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訪石僊巖杜法師

曉出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京師觀音院新堂

律詩

郊祀慶成【并進狀】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并進狀】

送英州蘇秘丞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遣興

楚澤

西亭

盆池

羈遊

南軒竹

浮雲樓和趙嘏

照影亭

晚望

書閣

贈彈琴者

寄孫正之

秋日感事示介甫